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 第十四回 聽雨聲明提舊事 看梅花消透新香

旨酒令人醉，花落揮我衣，送客向東牧，黃雀倦游歸。且說梨香忙掀門簾，蜂蜜提燈，粹芳進了裡間看，滿屋香煙繚繞，開了紗窗，放下羅帳。北面是炕，窗前擺了經案，東牆上掛著琴默、璞玉二人的書畫。

粹芳提燈看時，上面貼著琴默畫的團扇面，下邊是璞玉的畫，畫面是方形。團扇面上畫的是幾枝芙蓉花迎風搖擺，花瓣上的露珠在滾動著，一雙白蝴蝶在翩跹起舞，畫得栩栩如生。下邊方形畫是水鄉平淡的風景，雖上了些顏料，只是藤黃、廣花、赭石等，沒有什麼過人之處，上面記的是：「乙丑春日，潤翰公子畫於憑花閣西廡南窗」。

粹芳不由喟然歎道：「還是琴姑娘的筆墨秀氣，別出心裁。那知道這人就這麼死！這幅畫兒也成了她的紀念了。」說著淚水盈眶。

妙鸞道：「姑娘這麼傷心，何不在這畫上留幾個字，也算紀念舊日的同伴吧！」

粹芳點頭道：「不僅在畫上留念，平山堂離這兒不遠，想明天我親自去燒燒紙，也算盡盡我們這一輩姊妹的情分。」

妙鸞見粹芳已經有了詩興，忙叫菲棠上了琴桌，把那軸畫兒摘下來，展在案上，親自拿來筆墨，研墨道：「這畫兒再添了姑娘的字，我雖然再也見不著三位姑娘，每天跟三位姑娘的書畫相伴，也就如同見著你們的芳顏，聽著你們高明的議論。」

那時女道人將賁夫人請到雲房，給她講解《黃庭經》，所以不在這兒。盛粹芳揣摩畫的意境，提筆在團扇面上題道：

江村林木晚蕭蕭，遙望迷離水迢迢。

南飛孤雁天邊唳，煙月朦朧映板橋。

緊接下款寫道：庚辰仲秋下浣餘回蘇州，路經白雲庵，偶逢故友，並觀舊畫。人去琴留，憂愁何似，聊書數字，略志其事。盛粹芳識。

妙鸞雖然不大懂得詩意，聽了粹芳吟讀，笑著問道：「姑娘寫的字是上邊團扇面上的，可是賦的詩為什麼卻是下邊畫裡的事兒？原來愛見的還是這個門方畫。」粹芳微笑著還沒開口，旁邊梨香笑道：「妙姑娘剛才談論書畫，其實這屋裡有我們姑娘、琴、盧二位姑娘和你們璞大爺的手跡，可你只提三位小姐的舊事，對璞大爺的往事你字不提。可見你愛的也不在說的，而在沒有說的了！」眾人大笑。粹芳斜瞟著眼睛說：「夜深了，你去雲房請太太早點兒睡吧！明天到琴姑娘的墳上看看。」梨香去了。不久，賁夫人叫丫頭打著燈籠也回來了。那夜賁夫人帶著丫頭睡在外間。粹芳、妙鸞二人在裡間敘談著小時候的事兒，午夜之後，方才入睡。

次日清晨，盥漱梳妝，吃了早飯，派家僕租了兩頂轎子，粹芳、妙鸞二人坐轎，其餘婆子丫頭們步行去往平山堂。賁夫人覺得身子不大舒服，沒有去。

原來平山堂離這兒不遠，過了木橋，繞過山腳，穿過竹林，沒走六里路就到了。青鬆前面。孟氏家僕一二人已經先到，找到了那個假琴小姐的青舫，早已擺了一桌祭菜、香、酒之類。粹芳、妙鸞二人到了近前，下了轎，一群人趟著穿過草叢，沙沙瑟瑟來到高高低低的土墳叢中。粹芳耳裡聽著蕭瑟的松濤，眼裡看著紅葉黃草，想起琴紫樹生在榮華富貴之家，長於綉錦繡之中，曾幾何時，卻淹沒在荒野雜草一黃土之中。想起早年的親戚，兩眼淚水順著袖子流下來。

妙鸞走到前邊指著說：「姑娘看，這碑上不是明明寫著：『金氏舍女琴默之墓』幾個字？」粹芳更是泣不成聲。蜂蜜忙鋪厚氈，梨香捧觴，妙鸞點香。粹芳先鞠躬，跪下酌酒，用沾滿淚水的手頻頻拍著墳前的濕土說：「琴妹妹！你的仙魂已經歸了極樂淨土，你的香軀埋在泥沙裡。咱們小時候窗前學針黹，圍爐賦詩的事兒，也只有在夢裡相見吧！我今天要回蘇州，酌酒一杯，從此雲林山河，天各一方，願你的仙魂來饗！」末等禱告完，妙鸞已放聲大哭。丫頭婆子們化紙。梨香、蜂蜜一齊向前扶起粹芳。正如：

美人淚悲蒿草偃，荒郊風勁紙錢飛。

眾人哭了一陣子，只得仍順著原路回來。

不料昨天已經住了風雨，晚上又陰雲密布，半夜之後，雨聲淅瀝，淫雨連綿，天是一時難晴了。雨一連下了幾天。賁夫人聽講解《黃庭經》已經入迷，和女道人日夜做伴。粹芳、妙鸞二人在雲房裡剪燈閒談。兩點拍打著老梅樹，「滴嗒」作響，庵堂簷角的鐵馬在風中叮叮噹噹響個不停。二人談著又說起琴姑娘的事兒。妙鸞道：「琴姑娘可惜是女的，要是男的便成了中原的魁首。」粹芳問：「據你看盧妹妹她倆誰能勝誰？」妙鸞道：「各自都有高人的地方，要說見識的敏銳，心眼的靈快，誰也比不上盧姑娘。坦蕩遠慮，卻數琴姑娘了。」粹芳笑道：「我們這一輩姐妹，美麗福氣雙全的，正像你說的誰能趕上琴姑娘！」

妙鸞一聽話岔兒，知道這是那年她在老太太跟前沒人處說的話，粹芳至今還耿耿於懷，急忙笑道：「世事難料呀！那時斷定的，有的沒想到早就落空了。現在看來，姑娘您的福氣可真比誰都全了。」粹芳聽了這話，不禁臉上飛紅，忙找話岔開道：「哎喲！庵堂的鐘響了，跟樹葉上的雨聲攪和一塊兒，可真好聽！」

妙鸞道：「這個地方，這個聲音不在蘇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之下。」粹芳道：「那年春天在你們府的綠竹齋，才剛說過的這些姐妹設宴送我，喝酒時，也遇過這樣的風雨。那時東寺的鐵馬聲夾著雨聲，哪象今天晚上這麼淒涼。時過人亡，那時候的人還有幾個呢！」正在閒談，雨聲愈來愈急了，有時急，有時緩地下著，漸漸晴了。

時間就這麼耽擱著，雨後才修完船，七、八天之後，一切準備停當，將孟老爺的靈柩抬上了船。

賁夫人、粹芳捨不得妙鸞，讓她一同去蘇州，她死也不肯。無奈重謝了女道人，坐上了船。妙鸞等送到水邊，揮淚相別。雨後起風，萬里清澄，一路無阻地到了蘇州城。杜敬忠、龔高等迎出，闔家住上了新宅。於是一則謝恩，二則請安，叫杜敬忠同龔高去了杭州。龔高先見賁侯回事，叫杜敬忠見面。杜敬忠呈上自己太太的書信和禮品，稟報諸事。賁侯問起完婚的日期。

杜敬忠忙打啞回話：「我們格格先嫁祁家，因姑爺病重，末等合婚，姑爺故去。因公婆恩重，我們格格答應情願居喪三年，予以報答。算起來從前年夏天到今年夏天已滿二年，來年夏天滿期。我們太太教我稟告舅太爺：明年八月是我們格格的吉月，可以完婚。我們本想提前辦了喜事，我們格格不依，派奴才稟告。」

賁侯道：「雖說是明年八月也不甚遠。只恐我任期滿了，新官來接任，就要回原籍，怕的是事情都湊在一起。如果真的那樣，到時候再說也不晚。你回去告訴姑太太，我這裡就照你說的辦，外甥女的嫁妝，不用從你們那兒費事，我們這兒不是有份現成的嘛。」杜敬忠「喳喳」連聲答應。等到賁侯沒有什麼別的吩咐，才退了下去。

金夫人接過那邊送來的東西不提，叫杜敬忠回去。

卻說璞玉知道婚事又延期了，如同魯國人看秦國人的胖瘦——無從談起。在外則和李憲章、施凌雲飲酒作詩，在內則同福壽用紫樹的字畫散心解悶。早晨在賁侯處做些小差事，晚間則到西湖遊山玩水。不久又過了寒冬，賀了新年，又是一個春天了。

這天，天氣特別清朗和暖。璞玉在家裡閒得沒事兒，想起那年秋天在南屏山看的那幅畫的作者，想去西湖尋訪他。帶著瑤琴、寶劍兩個童子，從城西門出去，氣候宜人，使人心格外舒暢。一路上梅花盛開，梅林迤邐地接連起來，成了一片香雪海。璞玉信步走了十多里路，忽然到了處，山窮水盡，疑是無路。問水邊船夫，他們笑道：「哪裡是路斷了！進了山口，風景可美了。」璞玉進了山口看，林木疏朗而深秀，真是別有洞天，特別高興，忘了疲勞。越往裡走，風景更是美不勝收，不覺又走了二里多路。眼福雖尚未飽，腳力卻感不支，到了一個大花園跟前，坐在太湖石上歇腳，觀看這個花園：

周遭是彎彎曲曲的流水，裡面是稀疏修長的翠竹，飛簷重樓。牆那邊紅欄綠窗，樹那邊更為標緻。秀雀在枝頭上鳴囀翻飛，新

花在園裡含苞待放。絕俗美景富貴第，定是高官顯爵園。

璞玉看那庭院，落落大方，修造不凡，想來必是大官人家，不敢冒昧進入。休息甚久，不見人，自己想到：雖說是公侯之家，荒郊野外，必是無人看管，進去看一會兒又有何妨！想罷，叫瑤琴、寶劍在門外等候，自己順著門縫兒側身入內，往裡又走，在山彎峰影裡走著。一看，院落敞闊，曲徑通幽。璞玉向前走幾步，停一步，順著回簷，到了一座小樓前。繞著台階下的幾株梅花，聞聞香氣，抬頭看花。忽然樓上有動靜，往裡拉開一扇窗戶，現出了一個半身美人來。

璞玉瞧見了這人，真象《西廂記》裡「呀！正撞著五百年前風流業冤。」似的嚇了一大跳。

那個姑娘生得眼眉細長，鼻唇秀麗，真象個仙女。她無意中開窗看梅花，忽然和璞玉照了個對面兒，二人同時大驚。那美人忙將身子隱去，用一隻手掩了窗戶，稍又看了幾眼，又隱去了。

璞玉為什麼如此吃驚？原來那個美人長方的白玉嫩臉，細俊的春山彎眉，精琢細雕的鼻樑，櫻桃嘴，活靈活現地象那琴紫樹，所以才大驚惶惑，深疑是碰上了仙魂。那美人象是看見了熟人，半掩著臉看了一陣子。璞玉詳細瞧了一會兒，正想高聲招呼，又怕錯叫了人家的小姐。不打招呼呢，因為是五百年前的情緣，又怕錯過了機會。正在進退兩難，躊躇不決。這時跑出一個小子高聲喊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膽敢闖進我們的院子裡？」璞玉忙道：「我是遠遊的書生，沿途觀賞梅花，不覺誤進此院。」那小子申斥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敢擅自進來！你馬上出去！要是慢走一步，我叫人來抓你！」說著照直跑上前來。璞玉知道自己有短兒，不敢說話，忙退出。心裡琢磨：如若她是琴紫樹，說她死了，為什麼還活著？要說沒死，平山堂的上墳、石碑又從何而來？若說那是另外一個人，世上能有這樣長相、身材都完全相同的人？心裡確實是十五個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。璞玉戀戀不肯立刻離開，站在門外眼睛直銜銜地看著。稍過一會兒又登上牆根下的山崖，從遠處凝視那座樓。雖然小窗戶還在敞著，但寂靜的不見一人。他正在發愣，瑤琴催促道：「太陽已經偏西了，回去的道兒還遠。要是再不走，就進不了城了。」璞玉無奈，皺著眉頭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兒。問道：「帶來筆硯了麼？」寶劍道：「在扁匣裡，帶來了。」璞玉讓拿出筆硯，在石上流的泉水裡泡了筆，在門前石灰白牆上寫了琴默以前在扇上題的《燕哭青竹》詩。這樣寫道：

青竹！青竹！似是有緣卻無福。

竹燕情真逢甘露，豈知間阻將人誤。

進退盤旋戀誰舞？遠近遮蔽群擁簇。

築巢棲遲我不能，哺食反累君遭魘。

西風蕭蕭促我歸，君悲黃葉飄難住。

相合無緣淚莫彈，他年相逢知何處！

寫完了正想注上姓名，從山谷茅草房裡出來兩個女人，來到花園門口，看見璞玉在寫字，大聲喝斥道：「哪兒來的瘋子！我們府上不是廟，不是遊人隨便亂寫的。我要去告訴管家。」說完跑進院裡，啞啞一聲把門關了。

瑤琴、寶劍嚇壞了，怕有人來抓他們，竭力催促快走。璞玉無奈，收起筆硯，領著兩個書童，沿著原路出了山口。

那時日已偏西，遊人如蟻。璞玉一則身疲腿乏，二則腹中飢餓，半步也邁不動了。幸好元凱、福海二人牽馬趕來迎接，在斷橋碰上璞玉，璞玉騎馬回去。正是：

有意種花花不發。

無心植柳柳成蔭。

你說那樓上的美人是誰？原來，內閣大學士戴新民想選女婿，又得了個小姐。以後他將年邁多病不能居官的緣由奏了一本，聖上恩准戴新民官歸故里。他隨即帶著一妻二女回到杭州西湖梅峪原籍。這梅峪在孤山西邊，蘇堤北邊，山秀水明，清靜幽雅。戴新民是世襲望族，豪門巨富，辭官回鄉時，杭州城裡文武官員理當出迎。但戴新民早已厭倦榮華富貴，一心隱居山林，沒有告知城內百官，悄悄回家了，所以沒有人知道。琴、盧二人當時雖然不願意南來，可是身不由己，更說不出什麼理由，無可奈何才遷徙到了此地。她們除了早晚在父母尊前請安之外，只能以觀賞新居的山水風景解悶兒。花園裡面有兩座樓，琴紫樹、盧香菲二人常到這兒散步。路遠山重，雖無會芳園的景況，但花草山水卻別有佳趣，還可消遣。

一日琴、盧二人同坐窗前做針黹，春困乏力，放下針線，二人想去花園，信步出了院門。

香菲指著遠山上的一個亭子道：「姐姐！你看，那個亭子真象貴府花園中的來山軒。」紫樹道：「我倒沒有理會那個。我看那兩棵大梧桐樹象我們西院裡的八角亭旁側的那兩棵大樹呢。」說了又長歎道：「我們小時候，剛梳著抓髻，在自己的院裡盡情地玩，多麼好啣！現在遠離親生骨肉，不但見不著面，連音訊也隔絕了，真象又投了一次胎。」盧香菲聽了那句話，早已眼淚盈眶。畫眉在湖邊倚著山子石站著，叫盧香菲道：「姑娘！來看看這個，這幾天冰消了，魚兒游水了。」盧香菲離開琴紫樹來到湖邊。

紫樹的個丫鬟笑道：「畫眉姐姐那麼傻，春梅花早就開了，還有冰不消的！」紫樹問道：「哪兒的梅花開了？」那女孩子道：「北牆根下接連回簷的小樓外邊，梅花開得可盛哪！」紫樹和那個女孩兒上樓開窗看花，沒想到看見了璞玉，大吃一驚，連忙迴避，越看越象認識，遮了半邊臉再看，更象是璞玉。於是猜想：他怎麼到這兒來了？我在做夢不成？捏了捏手和腳，覺出痛來。再端詳那人的臉被樹葉擋住影影綽綽的看不太清楚。看臉形真象，看臉色是梅花映照的呢，還是春天太陽曬的呢，紅了不少。身材也太象了，但比以前胖了點兒，粗壯了一些。紫樹又想：早先聽說過，鳳鳴州的祁璞玉很象貴璞玉，或許是他到這兒來了？要是他能來這兒，貴璞玉也可能來。但不知兩個璞玉為何到了天涯海角！又想，北地若有象璞玉那樣的人，難道說南方不會有一個象璞玉的人。這或許是另一個人吧！千萬個疑團一時一同出現，正在不知所措。小丫頭忽然看見那邊有人，忙叫花園裡的花童，把他快攆出去，那人也真的走了。

紫樹看這人的動作步態，越看越是璞玉，一時又喜又羞，早已忘記了什麼猶豫、忸怩，叫來丫頭讓她快請二小姐。

那個丫頭到院子裡找，程夫人叫盧香菲去給她念段書聽，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。紫樹正想下樓，正好碰上看園門的兩個婆子，嘴裡嘟囔著罵一個人。他往下走過去，叫來一問，那個婆子道：「我剛出北門叫我嫂子去，不想回來時碰上一個瘋瘋癲癲的光棍兒，在石灰牆上不知道亂畫什麼。我們說話，他假裝沒聽見。我想到前院去告訴管家抓住他，抽幾鞭子。」

紫樹道：「別理那個粗野的人，叫花童去看看，那個人要是走了，我去看看他寫了些什麼。」那婆子叫花童去了。花童回來說：「那個人早走了。我們已經嚇唬他了，他還不走，想挨打！」琴紫樹起身，領著婆子們來北門外，一看，牆上有幾行字，寫的是琴紫樹的舊作《燕哭青竹》。他看了大驚，又細看字體，正是璞玉的字。琴紫樹真是欣喜若狂，暗告天地道：「天公公！地娘娘！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此身今後有立身之地了。在天涯海角，能結此良緣，豈非天意乎！但是我沒有認出他來，他怎麼認出了我呢？他既然認出來了也應吭個聲兒，不吭聲留下字，是想試試真假呀！哎喲！璞玉公！你的心思可也忒細緻周到了！」想著想著熱淚灑地，正在徘徊猶豫，忽然背後出來一個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